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都市专栏

美食需要说法

慧能的“肉边菜”

◆ 钟洁玲

总是想得太多

白兰

◆ 戴蓉

心有味觉吗?为什么人们常说“心里甜滋滋的”或“心里不是个滋味”?

心没长嘴巴没长舌头,却有味觉。

这就是禅。

六祖慧能因衣钵之争而陷于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命悬一线。为了躲避追杀,他逃到广东

四会一带藏匿了15年。这15年之中,他与一群猎人一起生活。

猎人以捕食山中猎物为生,是吃肉最多的一群。慧能感觉混迹于这群人中最安全,追杀者怎么也想不道在一群杀生食肉者中间藏着一个念佛食素不杀生的和尚。

慧能理解的禅宗是充分生活化的,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必抛弃现实生活去进行修炼。而且,修炼方式不拘一格,“吃、

住、坐、卧都是禅师,无处不是禅,处处都是禅,修禅,学禅不拘形式,只要你心中念佛,学佛,行佛,你就是佛,心中有佛就能成佛。”于是,他把贵族式的静坐安心修禅转换为在“运水搬柴”劳作世间俗事中悟禅。把当时的贵族佛教改造为普罗大众的佛教。他还特别指出:“佛在心中,悟时众生是佛,迷时佛是众生。”所以,“求佛参禅无时,无处,无在。”

猎人叫他守网,他把落入网里的禽畜放生。在山里,猎人每天吃肉都是涮熟就吃。众人围坐一起,中间架一口大锅,底下烧柴火。水沸了,把肉放入锅里涮一涮就大嚼起来。慧能不吃肉只吃青菜,但他从不张扬。在深山老林,只有一只锅,他不能提出更多要求。他默默地把青菜放入锅边,在肉汤里烫熟了再挟到自己碗里吃,他的青菜不

可避免地沾上了动物的腥膻油脂,后人称他吃的为“锅边菜”或“肉边菜”。猎人问他:“你咋不吃肉哇?”他说:“我从小习惯了。”

吃这样的“肉边菜”或“锅边菜”丝毫不影响他的修行,反而显示了他的智慧和慈悲,外方内圆,既执守素食原则,又灵活应对。在“肉”与“菜”之间,做到了自净其心。

如今,在广东四会一带,老百姓逢年过节便打边炉,做一桌“肉边菜”,纪念慧能。打这样的边炉有大量素食,但也不必避荤,骨头和肉作汤底是少不了的。等锅里的肉汤煮开了,便开始逐一地放入豆腐、豆干、面筋、萝卜、香菇、金针菇、平菇、草菇、蘑菇、金针菇等菌类,最后是各式蔬菜。

后人评价慧能的最大贡献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

这一切与他的出身、经历,尤其是躲避追杀、多年与猎户一起生活的种种磨难是不能分割的。

有人说她家养了一盆高度及腰的米兰,自认为已经十分高大,后来在黄埔军校看到一棵米兰树,当时就呆住了,不知米兰还能长成大树。她的阳台上还种了白兰,估计她也没见过白兰的大树。

闽南人把白兰叫做“玉兰树”。中学时有个身手敏捷的女同学,时常爬上玉兰树摘花,她把花抛给我,我在树下捡拾。玉兰可以长得很高,但除了主干外,其余的枝条脆弱易折,不小心踩断了,人会随着树枝一起跌下来,大人看见孩子爬上玉兰树必定大骂,因此玉兰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香,还有点让人提心吊胆。隐藏在绿叶间的玉兰花实在太小了,不像杨桃芒果,可以拿根竹竿打落,或者用竹竿尖上的钩子钩下来。离开家乡再看到玉兰,总能想起那个爬树的女孩,口袋里塞满玉白香花坐在她自行车的车架上一路吹风,甜蜜得像个梦境。汪曾祺先生在《夏天》里写到

了白兰,说白兰的香气有些甜俗,“听说玉兰花要到夜间枕上才格外地香”,这说法和我母亲差不多。母亲曾说玉兰花的香气过于馥郁,比不上茉莉的清香,她也反对我把玉兰放在枕边,理由是玉兰浓郁的香气容易引来蜈蚣。夏日里我们大多铺了篾席睡在红砖地上,她担心我被蜈蚣蛰。我倒是怕这些蛇虫百脚,但被她一说心里觉得不洁,临睡前总记得把花放在书桌上。

路边有老妇人把白兰和茉莉摆在铺了蓝布的篮子上卖,这是上海夏天的风物诗。我认识的上海女孩,说妈妈教她把白兰花放在浸湿的手帕里,这样隔天花朵不会变黑,有一种惜物的细致和欢喜。闽南人不大佩戴玉兰花,唯有沿海渔港村落的疍埔女子,习惯把串好的玉兰和素馨花环固定在发髻上,称之为“簪花围”。玉兰、含笑和千日红的花串,常常被人们用来供佛,花型收敛的一圈花,有说不出的圆满。

丰子恺的画意 似虐之爱(二)



风月总无边 亲爱的路人

◆ 何菲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她要结婚了。

买婚纱,拍照片,订喜宴,选彩车,蛋糕香槟蜜月……好几个月她都被笼罩在千篇一律的祝福声和无厘头选择中。突然决定嫁,是因为她在微凉的风中嗅到了岁月。

知道没时间等待某些情缘开花结果,不如为自己松绑。当那枚规整的、在任何光线下都看不出有出彩之处的钻戒一点点试探性套上她的无名指时,她轻吁了口气。一个时代终究结束。

婚礼前夜,她独自溜达到一家从前常去的咖啡馆。那家隐匿在某创意园区里的不起眼的夜店,门外有架老旧钢琴。她信手弹了一曲《南方的风》。

虽然领了红派司,可她还没与那个软件工程师有过身心问候。想到次日夜晚等待自己的将是个有权人侵的陌生人,她不禁立刻需要一杯酒来暖暖胃。

从第一次了解红酒,她便喜欢黑皮诺,那种沉静中带苦涩的味道,就像她的情感一样丰富醇厚却无用武之地。黑皮诺该配海鲜,可她却点了只烤鸡。这是那个曾经的他的拿手料理。焦香浓郁的草鸽双翼舒展跪于盘中,曼妙疯狂的姿势让人浮想联翩。还有提拉米苏,绵软欲化的盈盈一盅,恰恰好的灵秀稳妥正是那些恣意岁月的辛辣补注。穿着沉重的婚纱,她听凭化妆师摆布。有明显的黑眼圈,化妆师

拿海绵扑三下两下就补救了。她看着镜中渐渐清晰却愈发陌生的粉雕玉琢的画皮,心想,新娘子都是一个面孔,原以为自己会有所不同,其实还不是一样?区别只在于厚粉下各自的底细。

当痛苦纠结不存,发觉蹉跎的不过是些时间。谁说在婚姻里不是另一种蹉跎……婚后,她开始留长鬃发、穿恨天高,有了温暖的色彩和弹性。某些蜕变在她身上发生。她说,这回遇到的人,她以最理智善意的心对待,希望能走到底。在波切利2013年演唱会上,他们阔别500多天后邂逅。隔着岁月,隔着变迁,而对黑暗天籟的千丝万缕的感觉,还是使她与他殊途同归。

有了很多生分。一时恍惚。进场后,木然走向各自座位。座位离得很远,淹没在人海里。在听到一曲熟悉的前奏时,前世袭来,心里有搅拌感。散场后,她久久没有起身。停车场,远远的,她看见站在她的车旁抽烟的他。这次是她送他回家。千言万语,只是浅浅一笑:好吗你?

十年前的早春,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雨去了深山里的尼姑庵。庵是五代时建的,古老肃穆,有一点灵异。庵里就他俩。小小的园子里种着一棵壮硕的菩提树。她绕着那棵被宗教光环萦绕着的树转了一圈,没有许愿。那一刻她很平静。她知道会有今天,无数个昨天淬炼出的今天,他们变成亲爱的路人。

本埠生活录

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T.S.艾略特讲的。

然后往小里敷衍一下,人心被击溃,常常亦不是,遭狂轰滥炸夷为平地的,而是细细一剑,四两千斤地,一下子,穿透了心。

而礼物,那些芳美的,大大小小的四季礼物,像极了这锋利的,凌厉的,纵横,一剑。

最爱那种一大袋子的礼物,天涯海角地携来,如百宝锦囊一样。一个人的深夜里,静静打开来,真是琳琅。一件一件细细看过去,满心都是爱到甜软。友人从东京携来的礼物袋子,有细腻的软底室内鞋,有护眼的烫炙眼罩,有花季当盛才有的樱花香茶,有生机勃勃的手工酱油,一件一件,统统都是疼爱与懂得。亦太多次得得友人从巴黎携来的大袋子,有比利牛斯山里的壮美日记本,有惟妙惟肖的沙丁鱼圆珠笔,有跑

有礼

◆ 石磊

遍巴黎淘来的俄罗斯小学教科书,有仪态万方的猫蜜全书,有一千零一夜的缤纷香料。心软到泪眼婆娑的时刻,咬牙切齿跟友人发狠,darling这么多礼物,让我怎么吃得消?人家darling淡淡回答,半年见你一次,哪里多了?

无依无靠的时候,得过友人深情相送的花花靠垫,铿锵嘱咐,darling,记得靠我。

被友人送回家,临下车,人家递过来一个简简单单的纸袋子,问是什么,叫回去看吧。到家打开,原来,是一袭丝绒旗袍,深不可测的蓝,遍滚一圈链子,那是一袭饶有岁月故事的旧衣,捏在手心里,无语良久,然后挂在卧室墙上,蓬荜生辉地,挂成了壁画。

清寒欲雪的早晨,收过友人飞车送来的茶壶,青瓷的冰纹,一路清冽到心底里。每日晨起煮第一壶茶,亦会在心里静静想一想那份好不容

易的宝爱。盛暑天气,亦收过友人屏息凝眉,精心画成的墨荷折扇。这扇子,一年四季舍不得收起来,日日夜夜搁在茶几上,看见了,心里便干好万好,说不尽的安详自在。

说亦会,开口跟友人讨礼物。蝎子生日在深秋,三伏天偏已等不及,跟亲爱darling提前四个月订定了生日礼物。寻常日子里,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小小贪心,要这个要那个,被身边darling们笑骂个半死。然后还大力回嘴,跟你开口讨,那是百般信任你,修多少世才修到?珍惜一点好不好?

不喜欢的礼物,竟然亦是有的。不太喜欢收到鲜花。鲜花于我,跟柴米油盐是一回事,收到花,便如收到米或柴,总是欠缺了温存缠绵。这个是我的怪胎脾气,拧也拧不过来了,这件事,这辈子潦草一下,就这样算了。

诗歌口香糖

无题(314) ◆ 严力

- 高速就是浓缩
如用在进餐上
那就是每顿饭
吞食两颗药片
- 和平生产出来之后
必须快速到世界各地
而且要使用
比子弹更快的快递才行
- 船有行驶于表面的习惯
铁锚有跳下水去的本能
而战争则有两败俱伤的天赋
- 木头最了解人类
因为它们总是被切割成
人类所需要的样子
- 醒了之后还要装睡
是价值的问题
- 奔放是全力以赴
冲向凋谢的
花朵绝不会去托
自己的花瓣

繁华与寂寞

人在年轻的时候挣脱的地方,某一天又会是奋力扑向的回归之所。我对江南的感情,大概如是。

以前并不承认,一次次回来又重新出发,直到某一天,结束漂泊,选择真正的回归才明白土地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他时刻在召唤我,走得多么远,回来的心就有多强烈。

一个人自小出生时看到的风景:那些旧旧的巷弄,小人书店,米店门口横七竖八的面粉袋,弹棉花的老头,晾晒着的新鲜萝卜干片还有青鱼和咸肉;街头走过的那些面熟陌生,似是而非的脸和表情,这一切都是躲藏在每个江南人内心的心灵底片。以后的日子,一丝气味,一段音乐,一个画像都会成为那些底片的显影液。半夜里多少内心的小电影让我魂牵梦萦。

还有思乡的起源,那份来自胃的蛋白酶记忆,其实我想念江南的吃,无非也就是很小时吃惯了的小笼包和豆腐汤,水芹菜和白斩鸡,糟扣肉还有菜团子之类的相思,这些东西你要说现在在北京也能吃到,可就是觉得不一样,心理上的感觉就是要做到江南,找一个熟悉的街巷上,听到胖胖的老板娘用家乡话招呼后坐下,有认识很多年的酒肉朋友热情地陪着,用方言说着各种八卦,然后吃到嘴里的那一口,江南的味道,是由这里的风土人情共同

回到江南

◆ 赵波

组成的一种味道。

这里的男人,小时候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亲,相反嫌他们有点太细心娘腔,做事情比女人还做得细致,小事情管那么多,大事情就做不到,不就缺乏雄心壮志嘛……是的,不懂事的时候向往去北方的远大天地里见识有雄心壮志的真正汉子,能骑马,能飙车,大口喝酒吃肉,指点江山,纵横天下。可等自己在北方生活了十年,看明白很多伟岸下面隐藏的亘测居心,很多强大面具下的不堪一击,在外面酒桌上强撑脸面兄弟义气,内里却完全靠女人打理支撑,嘴上还不把女人放在眼里的狂妄之后,才明白南方男人绵里藏针的坚韧,他们总是默默地在你身边,恰到好处地递给你需要的肩膀和扶持,在外面做这实在的事情……

江南是在北方零下温度风吹刀子一般割脸只能躲在家里的时依然可以在户外散步的地方,它有小街小巷,细雨柔肠,没有暖气,却有小时候用惯了的热水瓶,电热毯;万物萧条时窗外总还能看到一点绿树,在江南生活可以容许自己偷懒,把节奏放慢,做一点闲适的梦,在江南的老园子里听一段评弹和昆曲,喝一杯龙井清茶,恍惚中小睡过去,梦里和杜丽娘一样与某个南方男人来段缠绵悱恻的幽会……因此,无数漂泊的心最后还是要停泊在他的怀里。